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音癸籤卷二十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虋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唐音癸籖卷二十四

明　胡震亨　撰

詁箋九

鎮六朝人詩用鎮字唐詩尤多如褚亮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之類韻書鎮壓也亦安之也葢有常之義約畧用之代常字令聲俊耳（遯叟）

生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别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所謂可憐生作么生之類談苑

泥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内詩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煙傳詩脉脉春情更泥誰楊乘詩畫泥琴聲夜泥書又元鄧文原贈妓詩有銀燈影裏泥人嬌後人用者不一升菴外集

踏李賀感諷詩縣官踏飧去簿吏復登堂禮記毋嚃羹

噬大歡也又說文詁歡也若犬之以口取食竝托合切今轉用俗字達合切爲踏見暴吏踐蹋小民無顧恤之意邀叟下同

嗺公宴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嗺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葉石林引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弦嗺爲證然仁裕本集自云淑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弦開而下聯仍有催韻石林不知據何本也

底顔師古刋謬正俗云或問俗謂何物為底丁兒反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為官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所本乃作底字老杜文章差底病差底猶何底之意也

煞羅鄴詩江似秋嵐不煞流不甚流也殺音近厦今京

中諺猶然升菴外集

差韓愈詠海詩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韓偓詩而今若有逃名者應被品流呼差人差異化切㑄也遯叟

依今俗謂相抵曰挨樂天詩坐依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依音烏皆反正挨字野客叢書

相杜恰似春風相欺得白為閤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思必切讀若瑟今北人皆呼相為厮是也遯叟

請白當時綺季不請錢姚合每月請錢共客分叶平聲

讀

司武元衡惟有白髮張司馬白四十着緋軍司馬並入

去聲伺字韻

磷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杜此道未磷緇但取不磷緇

皆作平聲

十白緑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十作平聲讀

若諶

予孟浩然送辛大不及日暮獨悲予用楚辭目眇眇兮

愁予從上聲讀

與杜簡鄭廣文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與字有四音本音余呂切者讀之不響作於攺切讀響黄山谷攺作乞字音丘既切讀正不必也

中興之中詩蒸民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陸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新數中興年又百年垂死中興時詩人留意音訓如此

中酒之中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

人中賢人之語齊己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
傷宋玉風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已公或
祖此
蒲萄白燭淚粘盤纍蒲萄蒲叶入聲讀
枇杷白況對東谿野枇杷張祐生摘枇杷酸枇並叶入
聲
琵琶白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聲張祐宮樓
一曲琵琶聲琵亦並叶入聲也

親家男女兩姻家相謂曰親家俗作去聲呼見唐蕭嵩傳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亦用此音

嫖姚霍嫖姚漢史服虔注音飄飖顏師古注嫖頻妙切姚羊召切唐人入詩多用平聲前此庾信王褒諸人亦俱作平聲用以虔元有此音故爾然顏音為確按宋景文云古人詩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直取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樂天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後當知用字讀諸家詩當以宋說參觀

忽地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忽地猶言忽底蓋以地

為助辭遯叟

格是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顧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容齋一筆

至竟唐人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戒菴漫筆

朅來唐人詩多用朅来二字楚辭車既駕兮朅而歸不

得見兮心傷悲韻書朅却也去也又發語辭張衡回志朅來從玄諆劉向朅來歸耕永自疎與楚辭所用之朅皆去字之義顔延年秋胡詩朅來空復辭蕪發語辭用後人入詩多從顔作盧字楊用修引呂氏春秋膠鬲問武王朅去朅至欲作盍字解恐未合遯叟下同

匹如白樂天匹如元是九江人匹如猶言比如譬如也後來坡老常用之入小牘及詩

遮莫藝苑雌黄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

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根枝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

寧馨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王行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又南

史宋王太后怒廢帝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何若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英雄笑寧馨坡與張謂作去聲讀者為是緗素

阿那李白萬户垂楊裏君家那阿邉李郢知入笙歌阿那朋阿那猶言若個也遯叟下同

裏許戴叔倫秋風裏許杏花開許裏之助辭

諸餘王建詩朝回不向諸餘處若教更解諸餘語諸餘

猶他也又有用衆諸者意亦畧同

他時常談以為前日亦可以言後日杜詩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是也史記異日韓王納地効璽漢書異時

算軺車皆指前日言鄭良孺

斟酌杜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又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斟酌猶約畧之意邈叟下同

料理杜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料理出王微之傳六朝歌謡有皂莢相料理之語

處分唐人用處分二字分去聲今人讀爲平聲者誤劉禹錫和令狐楚聞思帝鄉曲滄海西頭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吹及白居易處分貧家殘活計可證

禁當杜數日不可更禁當禁平聲讀

斬新杜斬新花蕊未應飛非斬字不能形容其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上番杜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番甫患切數也遍也更也似

用意屢屢看之猶謗上際之意見毛晃韻書字本去聲韓退之用作平聲云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翻案故借別音示巧非真謂當作平聲讀也

朣朧古樂府秦女休行朣朧擊鼓赦書下朣朧鼓聲也唐人所用字不同沈佺期籠僮上西鼓柳子厚籠銅鼓報衙第取其音之同耳即秦女本曲見太平御覽者亦作朧橦各異

欸乃欸嘆聲也讀若哀烏來切又應聲也讀若靄上聲

倚亥切又去聲於代切無襖音乃難辭又繼事之辭無靄音今二字連讀之為棹船相應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緑是也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劉蜕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暧廼深峽裹字異而音則同後人因柳集中有注云一本作襖靄遂即音欸為襖音乃為靄不知彼註自謂别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黄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其甥洪駒父又辯為當作㑲靄杜撰尤甚毛晃取入韻中至誤後人沿

襲不察霤廼禊霤既有兩本不妨並行豈必比而同之以為一音乎 黄公紹韻會

闌干劉方平詩北斗闌干南斗斜權德輿詩銅壺漏滴斗闌干曹唐詩南斗闌干北斗稀並出曹子建月落參横北斗闌干韻書欄干横斜皃象斗之將没也又首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干亦當以横斜為解而淚之闌干不但言其横流更有借用汍瀾之意 遯叟

温暾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懐暖也唐王建宫詞新晴

草色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則古已然矣輟耕錄　又李商隱詩疑穿花逶迤漸近火温馞亦暖氣之意

鯽溜孫炎作反切俚語數百種謂就為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令人言不慧者為不鯽溜此俚人反語也宋景文公筆記

天邪唐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夭邪夭音歪升菴外集

乖角猶言乖張也唐人詠焚書坑詩祖龍算事渾乖角將為詩書活得人或云乖角猶乖覺蓋反言之 遯叟

儓儗李白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儓儗人儓儗言癡也 祝穆 按史司馬相如賦仡以佁儗丑吏魚吏二切又音態儗注不前也雖似俗語其來已久

冬烘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之語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避暑錄話

藉在杜白頭無藉在千金翼論云老人之性必恃其老

無有藉在如云無無賴藉也杜注

龍鍾老杜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薛蒼舒注龍鍾竹名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揺曳不自矜持説既可笑唐李濟翁資暇録云鍾即涔蹄足所踐處龍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濺矣尤穿鑿難通惟蘇鶚演義云龍鍾不昌熾不翹首貌如鬖參拉搭觳觫之類似為近之然未有實據考埤蒼躘踵行不進貌古字從省躘因作龍踵又借作鍾此自有正解何煩曲為之説乎遯叟下同

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　或云龍鍾潦倒二合音也

麻茶李涉今日顛狂任君笑趂愁得醉眼麻茶似即眼花之意

紇梯紇榻崔涯嘲妓詩用紇梯紇榻四字寫其着屐聲此俗語至今有之然亦有所本楚辭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晦菴注突梯滑澾貌紇梯蓋即突梯紇榻亦即紇澾也自屈原來已有此方言矣

得得猶特特也王建觀故應須得得來貫休萬水千山

得得來

舉舉韓退之送陸暢舉舉江南子方崧卿云唐人以人有舉止者為舉舉

棖棖王觀棖棖山響荅琵琶

恰恰王績年光恰恰來杜自在嬌鶯恰恰啼

按詩中用俗語皆有所本如困學紀聞所摘分付出漢原涉傳區處出黃霸傳自由出五行志相於出晉后妃傳消息出魏少帝紀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

疏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措大出五代漢世家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卜商兌注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世情出墨子爾來出孔明出師表阿誰出蜀龎統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安排出莊子如今出杕杜箋可人出雜記年紀出光武紀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已分出魏文帝書新鮮出太玄有舉之不能盡者姑識此以例其餘

又事有俚俗沿用者附辨於後

桃李

鄭良孺云世因唐人桃李悉在公門一語遂謂門人為桃李秖若列在門牆者耳不知中有報答之義晉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唐人刺裴度詩不栽桃李種薔薇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

椿萱

王弇州云今人以椿萱擬父母當是元人傳奇起耳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以擬父猶可萱引詩語言樹之背殊不切觀唐元微之詩萱近北堂穿土早宋丁謂之草解忘憂憂底事則唐宋人必不以萱擬母也喬梓所謂喬仰而高梓俯而卑周公之所以撻伯禽也却从

登科之為折桂

避暑錄云世以登科為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

又改桂為蟾以登科為登蟾宫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又為遷鶯 遯叟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黄鶯初唐人韋元旦有遷木早鶯求韋嗣立有多愧春鶯曲相求意獨存孫處玄黄鶯詩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於是直以嚶鳴遷木者為黄鶯遞相組織用之登第進士如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之類不一而足至今猶相沿云

兄弟用夜雨對牀 遯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此韋蘇州示甥詩也後東坡與子由詩引此情至之語後人彷效遂用為兄弟故事至今無異同又如樂天招張司業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鄭都官贈僧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何嘗只為兄弟用耶

僧用碧雲

野客叢書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以為真休上人詩用之僧家此誤自唐已然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長詩思碧雲秋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辭似不失本意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楊侍郎云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惠休菊問贈鮑侍郎云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也劉禹錫送義舟云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菊新詩手自攜本此用碧雲似又不如問菊確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四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

明 胡震亨 撰

談叢一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為麒麟楦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咏

萬古之四子

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為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釁所生必自此始矣遊凶人間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謔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抱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亡贈言宛轉命子誠

妻既懇且辨其見待之莊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爲之解雲卿渼詞丐寵其猶在末減耳兩人者一惜盡一以壽終抑天道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賞借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公湞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矣

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擬素嚮云

孟襄陽伴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頰盡何待誦詩始決也宋人以荆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羨説富貴多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廵一歌地轉錦江成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譏論尤切夫白亦詩酒自娱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顧語忌拘教義為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固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笠苦藻必同籥吹為善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即曲為諱失之誣惟蔡寛夫之説為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為亂者蓋其學本出從横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廹脅上樓船又云南風一掃烟塵净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頴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

起太白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傲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痁作語虔去讀吾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其未間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為也余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為絶倒是出語林唐撰也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謫無從取蜀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詡生面正所謂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

拈公詩氣劘屈賈壘目短蕭劉牆等為公大言自負證
太實相那能使吟子得真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邁耳凡詩一人有一
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一官懷忠
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杜世與身所遘
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依嚴武契分不薄斥武父名一事舊史云不
為忤新史云武銜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說以武貽

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齋獨以為武決不肯自比黄祖杜集中詩為武作者幾三十篇意並殷至沒後哭歸櫬及八哀詩尤痛似決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武伉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并忍其呼父名恬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為忤亦過重以武有殺章彛之事杜嘗依彛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難言哉剕南追述詩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情稍見矣殺機時動幸不犯殺鋒新史殆非全誣若贈

荅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偽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蕚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儆名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寧跋扈杜相委棟時也嗣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徵焉勸忠寓焉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韋應物之詩

曰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𦗟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真有退心如左司之一向淡耳

大歷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
閒道遣貢行在王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
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逺權勢考劉長卿嘗
為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白仲
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
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為郭氏壻見令公夫人墓誌
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廸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奬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間出吟手能偕公翻闢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門詩派之衆且遠詳見宋張洎論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頴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没縣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蓄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論之以為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

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忤俱文珍輩又絶韋皋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皋銜私恨擿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為黨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為此事辯乎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尚未可盡也

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為賀作諱辦以辨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徑激而為之說也稹黨李

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吉左愈集有刺逢吉詩可考道固不同（初稹以詩投賀賀誚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憾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劇談錄）

陳師道嘗言劉乂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當矣余每讀此欲絕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

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邉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既髙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為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謪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游不為所汚亦不致為所忮賈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

聲伎之奉甞自叙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録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禄位亦不為不貴是真可慕羨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説及富貴不勝津津羡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

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録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劄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體膚且為所涅矣豈但疥牆壁已哉因嘆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隲無他虧而禍酷斬祚將無造物者有意為之缺陷耶

夢得請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為

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並銜宿怨故劉先於叔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覆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訐白母大不幸事令白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為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説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為李逢吉奪去請以詩不得者又有是李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説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晧既兗白賺亦太倖殊堪盧胡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緑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間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蓋道其實也公自貞元登第歴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既高神頴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畧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微堤築非

遂甑裂先兆亦縣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孅疎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收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見觧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為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户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説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

幸哉獨惜一祐詩受謫於斯因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歎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狼籍口語不慎故恨尚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宦塗門户起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并所題廳閉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蔓亦如此溫

李詩皆輕豔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棲志禪玄不納有謝啟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非實信爾當非僅能達一生者

辥大拙在晚雋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為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鄙節帥為麤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槖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藐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泙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間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

唐音癸籤卷二十六

明 胡震亨 撰

談叢二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顧況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

唐詩人別號槩有之如皮日休之間氣布衣不迂乎元次山既號猗玕子矣復四易其號為浪士漫郎漫叟聱叟不太繁乎皆可發一笑者

人知老杜官拾遺不知太白亦嘗徵拜拾遺世以草堂屬杜乃李詩亦恰號草堂集兩大家巧合如此李以拾遺徵在殁後故史不著范傳正墓碑記之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頲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真公主見魏灝序譏而出以張垍亦見范碑云

老杜宴集往往贊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估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為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讃不已殊可怪湖南後交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為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闊畧杜纔綣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歷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僂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為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

白公好以年幾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哂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宋張文潛

嘗得公詩草真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云

詩人慕同調挹師資多不勝企羡情昔人以得文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江東詩用魏人沈任集中作賊語號已詩為偷江東集大是可兒

王轂舉生平得意句市人為之罷毆李涉贈相逢莫避詩夜客為之免剽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嗜吟便有一種痴興好以詩舉似人博人贊美雍陶亟揖遊客周朴狂追士人豈伊真昧見罔抑亦聊寄賞

懐

方采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曹也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覺有神興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態甚乎哉此言有為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楊汝士不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閣筆元笑白善全其名夫豈惟古人之能全其名哉亦其能服善不

若今人強顔爭勝甘出醜無忌耳

元稹鎮武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稹某偶以大人往還獲一第實不能詩賦稹嘆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遠矣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此皇甫湜為元和時人歎也嗟乎今纔搦管便罵前輩者多矣湜在當何如致慨

余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為無庸是此豈欲為死

人請正恖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以詩謁劉中山中山為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占謝而心實銜之至作相後纔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戒子孫王建云人怍考詩嚴此怍字正古今通病也詩非同調豈可浪與言哉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叙無援之苦即呰他人成事之由名塲中鑚營惡態忮懮俗情一一無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如平曾三縑卹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鄙纖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讕辭槩出贗勳若小説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并判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真堪令人捧腹士風淩夷至此總科舉為之流獘也

唐實録載韋執誼從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豈當時鬻科價尚廉可第

從懷中齋攜耶然納袖法今竟通行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榜與請托爭途朋甲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瑝竭都雍等謗更可駭詫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按朋甲唐人有畫圖畫舉子七十八人列二隊指呼紛紜如相嘲競者意諸甲必各有脉路與朝貴通成就人故氣力足以奔走同輩令入隊耳若攪場十惡又是一種無賴舉子禮部得而黜之者非其倫也

王弇州識唐舉子津私禁竊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為軍吏豈知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潔如殷文

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樂師子高駢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甫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被黜即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主司至此塗地盡而唐事亦不可為笑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為之相何取進士第

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閑身之句及自為詩有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為之擬者嗟乎人所繇不能真脫朝衣長享閑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嘆

嘗謂客曰讀韓滉黄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聲伎不必蓄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内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江海

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為輕銓曹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灞上逆旅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為此輩笞撻治之不古此尤其大端歟

韋應物答故人見諭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繈單慵疎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為一官累唐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為憂私覿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横以釀亂實隱而大

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堡詩也邊上事做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死圍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最曙天下大計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添兵京城足救緩急乎

極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況之国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焉即其詩旨亦靡弗譎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欲恃之

以保危祚何啻乎終為令孜諸奴所誤哉

黄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伐不仁賦題士子有錯把黄巢比武王之誚而其時主兵出討巢者且擕姬妾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謔始知末世人心肝大抵多同

唐初及第人多從赤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非回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七年相栁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逾亟仕路乃逾捷有國者之殷

鑒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蛆蜫蝓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言國運且衰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若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譏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大面能噇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意智不識今古

七字勾做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衫舉子乞而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箇錢塵中流浪且隨緣直饒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乎使下第舉子寧為乞丐無為宰相天下安得不亡

余每讀韓偓臨歿遺所藏名對燭跋及顏蕘朱葆光諸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為淚落至讀羅昭諫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獨留此數老為忠

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之未盡墜地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音癸籖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煟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

明　胡震亨　撰

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縟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謡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羣倫爽籟

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内庭又依輿主游讌以興其篇奬賞以激其價誰包律宗可遺功首雖猥狎見譏尤作興有屬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靈座焚之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後德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黄菊歌綬方疾遽和進勑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尚急知音如此文宗宸藻不知何如稗史稱其嘗以

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受訣不受砭明知面謾總不著惱雖天子正與人同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唱篇目正史不槩具今從實録會要類要文館集賢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抄綴於後備考用見風之本自上云

神堯　翠華殿賦詩　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親屬　內殿賦詩　八年五月

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太宗 中華殿賦詩 貞觀二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 兩儀殿賦栢梁體 五年破突厥宴突利可汗 幸慶善宮賦詩 六年閏八月宴三品以上 又九月宴從臣 積翠池賦詩 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 定州賦詩 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州賦 幸靈州賦詩 二十年八月時北荒悉平詩勒石 又玄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歳經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 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 狩陸渾賦詩

龍朔元年十月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又七夕

玄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景龍二年七夕兩儀殿九日登慈恩塔閏月九日登總持浮圖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幸薦福寺立春宴二十一日幸臨渭亭三十日幸長安故城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二月八日送沙門玄奘等歸荆州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幸臨渭亭十一月安樂公主入新

宅十五日誕辰長寧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人日重宴大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王光輔莊二十一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昭容院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竇希玠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玄宗開元初麗正院賜學士宴十年送道士司馬承禎十三

年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宴兩相禮官麗正學士　送許景先等為各州刺史及送裴寛蕭嵩張嘉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張說諸重臣并採訪朝集等使　十四年　幸寧王宅　十五年端午　宴武成殿　十二月　登驪山石甕寺　十七年　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上官宴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　十八年八月五日　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　二十三年　張守珪獻捷飲至　二十五年　花萼樓設宴　天寶二載　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暐還鄉　四載　幸朝元閣

又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載御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宴羣臣勤政樓並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

德宗　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三月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節賜宴曲江六年又十七年上巳賜宴曲江亭六年九日賜宴曲江亭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又九月十八日追賞重陽宰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開成元年夏日與五學士聯

句三年

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淮南

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即興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賡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

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闕）釋子耳亦下勑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徵晝公集牒云勑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載宋刻晝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觭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為披閱翹足吟咏所撰歎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名

礜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衆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粧粔不廢俚賤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寛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為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為中和節並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

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間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擕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

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摭言稱李固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為一時蓮幕之盛惜其詩不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韓愈李正封鄜城闕商帥襄陽有周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漢上題襟詩集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為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璧魏朴

顔闕 隴西李穀南陽張貴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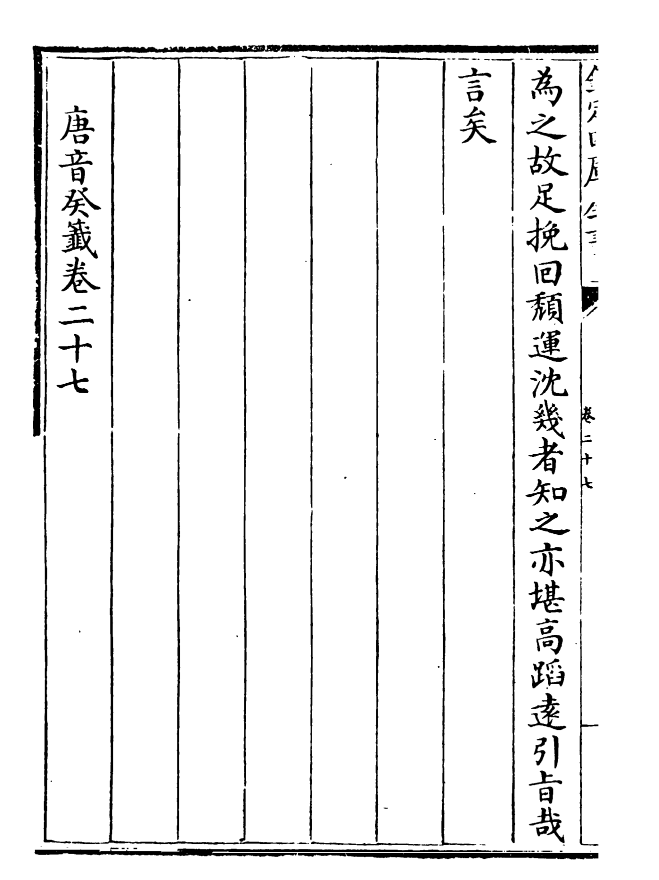
故掌箋之遺秩其詩亦應教之緒篇也歟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外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兄續 于志寧宴羣公於宅其時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祖孝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 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勔張錫解琬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晧陳嘉言韓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嶠瑾七人並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嘉言仲宣瑾同用春字 吟

流之佳賞承平之勝事師道尚桂陽主官侍中主亦工為詩志寧天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卿善書陳子昂為其晦日詩序稱為渤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為盛無不拂席迎之肅代而後勳績富貴稱郭令公元和以來裴令公尤為烜赫郭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詩出入其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

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絶妙或謂宿搆起請以巳姓為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大喜出名馬金帛為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緑野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詩人游讌聯句纏錦既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詫而人地非匹未足為豪羌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内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為其時鳴盛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釁孽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偷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忽如戟手交罵者有之王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子罪哉王弇州云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



為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矣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

唐音癸籤卷二十八

明 胡震亨 撰

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吴（嘉謨 少微）蘇李（前味道嶠 後頲乂）燕許（燕國公張說小許公蘇頲）蕭李（穎士 華）韓柳（愈宗元）四傑（王楊盧駱）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紳）皆兼以文筆為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又錢郎劉

李　合劉長卿李嘉祐稱之亦時人語　鮑謝　防良輔　元白　稹居易　劉白　合劉禹錫稱

溫李　商隱庭筠　賈喻　島鳧出顧雲文　皮陸　日休龜蒙　吳中四士　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一云無眘虛有張若虛

廬山四友　楊衡符載崔羣宋濟　三舍人　王涯令狐楚張仲素

大歷十才子　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　咸通十哲

等目　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實十二人　至

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

當日所定　按楊憑有詩云直用天才衆却瞋應欺李杜久為塵憑大歷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所定也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傳王璘半日萬言速更何取必也捷成為貴楊師道之當筵立搆王子安之覆被起書李太白之頫面四絶溫飛卿之乂手八韻敏與工兼才斯稱異爾

詩人蚤慧者權德輿三歲能變四聲又四歲能賦詩五歲令狐楚能詞章林傑口占王霸壇詩六歲王勃善文詞楊牢題彈棊局七歲李百藥能屬文駱賓王詠鵞杜甫詠鳳凰李泌知為文李賀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八歲劉晏獻封泰山頌楊嗣復知屬文九歲王維知屬辭元

稹工屬文十歲李白通詩書十二歲李乂工屬文十三歲楊收善文詠又蘇頲史稱其幼詠死兔及嘲尹字不知是幾何歲白居易生七月即識之無二字及汪先范氏子之類尤多其或夭折或富貴壽考亦皆不可一律論

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制科三等勑頭咸首捷武翊黃府選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勑頭時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綦毋潛羅隱並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丘為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施肩吾陳陶黃損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且未論真否貴穩吟膽使無預愁惟盧昇之師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

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並稱及諸家安平遘遇窮達之不同載詩數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家

之盛者固可慕過之窮者猶可引而自慰也爰稍增訂錄左方

父子則薛收薛元超李百藥李安期褚亮褚遂良許叔牙許子儒宋令文宋之問趙武孟趙彥昭敬播敬之弘陳子昂陳光沈佺期沈東美賈曾賈至蘇瓌蘇頲李適李季卿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李善李邕張說張均崔良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房融房琯鄭繇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郁張毅夫張禕郄純郄士美樊澤

樊宗師裴倩裴均歸宗敬歸登劉禹錫劉承雍路泌路
隨李懷遠李景伯于休烈于肅張薦張又新李端李虞
仲韋表微韋蟾韋貫之韋澳段文昌段成式皇甫湜皇
甫松苗晉卿苗發李程李廓李泌李繁韋綬韋溫崔羣
崔亮楊凌楊敬之崔璩崔渙溫庭筠溫憲章孝標章碣
劉迺劉伯芻劉三復劉鄴鄭亞鄭畋李磎李沆又張文
琮二子戩錫韋安石二子陟彬包融二子佶何王景三
子之咸之貴之渙呂渭四子溫恭儉讓穆寧四子質贊

員竇竇叔向五子常羣牟庠鞏劉知幾六子貺餗秩彙
迅迥
兄弟則孔紹安孔紹新蓋文懿蓋文達馬敬淳馬敬潛
秦景通秦煒路紀路鼓崔湜崔液席豫席晉周思茂周
思鈞杜易簡杜審言韋承慶韋嗣立來濟來恒崔日知
崔日用薛曜薛稷王維王縉皇甫曾皇甫冉崔敏童崔
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寂李渤李涉暢當暢諸柳
公綽柳公權許康佐許堯佐楊虞卿楊汝士柳中庸柳

中行李翰李觀馮宿馮定李遜李建吳通微吳通玄鄭

仁規鄭仁表柳渾柳識唐臨唐皎周繇周緐三人者自

前王之渙兄弟外張文琮張文瓘張文收沈佺期沈全

交沈全宇喬知之喬侃喬備李乂李尚一李尚貞楊憑

楊凌楊凝韋綬韋纁韋純蘇晃蘇弁蘇衮白居易白敏

中白行簡韋述韋迅韋廸四人者自前呂穆二家外楊

發楊假楊收楊嚴五人者張知謇知玄知晦知泰知默

及前竇氏連珠六人者王勮王勔王勃王助王劼王勸

及前劉眖兄弟七人者趙夏日趙冬曦趙和璧趙安貞趙居貞趙頤貞趙糶貞八人者賀德仁賀德基劉知柔劉知幾等闕　高陽里此外如崔蒞等兄弟四人闕瑤等闕　邠等六人崔琯等八人並載唐史闕　林藻一家兄弟九牧載地志然率以爵位顯大抵兄弟齊名聲實相副者三人則已盛矣四五以上惟王竇二氏庶幾自餘張趙諸人雖當時並有名字亦未必盡然姑錄以備數若三羅同姓通譜原非真屬連枝所不槩入

祖孫則孔紹安孔日新姚思廉姚璹岑文本岑羲員半千員俶杜審言杜甫張鷟張薦許敬宗許彥伯韋嗣立

韋弘景杜佑杜牧鄭絪鄭顥唐次唐彥謙殷侑殷盈孫
唐臨唐紹馮宿馮涓高士廉二孫球瑾魏徵謩于志寧休烈狄仁傑兼謨李敬玄紳之類以世次稍遠不録
父子祖孫三世者徐齊聃子堅堅子嶠武平一子就就
子元衡儒衡崔融子禹錫禹錫子巨李栖筠子吉甫吉
甫子德裕錢起子徽徽子可復可及翃柳芳子冕登登
子璟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璞璧珪玭鄭餘慶子澣澣
子處誨從讜又陸餘慶孫海海孫長源四世者王播子

起起子龜龜子蕘盧綸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簡能子知猷簡辭子貽殷弘正子虔灌簡求子汝弼嗣業嗣業子文紀內盧氏尤文彩與官爵同盛史稱鬱為鼎門云

開元以前詞人鮮弗達者天寳以後才士鮮弗窮者即間有之然弗數見也第今製作行世則景龍埀拱百不二三大歷元和十嘗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輙據唐人雜說類次數條以見其槩云

唐書云太宗以海內漸平鋭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

方才俊與選者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陸德明于志寧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頴達李元道李守素蔡允恭顔相時薛收蓋文達蘇旭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

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顔師古褚遂良等尚不止此

又云景龍二年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為大學

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韋安石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為直學士

右高和世顯者先是武氏修三教珠英徵天下文士二十六人徐彦伯為首餘率前諸學士張說王無競富嘉謨亦與焉

玄宗紀開元元年夏郭元振同三品秋張說為中書令冬以姚崇同三品盧懷慎同平章事四年冬宋璟為黄

門監源乾曜蘇頲同平章事八年春張嘉貞十四年夏
李元紘二十一年春韓休冬裴耀卿張九齡俱同平章
事
右玄宗開元中宰相至十數人皆文學士也先是又有
魏知古等古今詞人之達莫盛此時繼之林甫國忠雖
天資險獪然俱以不學稱唐治亂判矣席豫傳云豫與
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張九齡先後掌綸誥又蘇頲
蘇晉賈曾賈至齊澣王丘李乂等並以文學為中書舍

人

右二則初盛間詞人顯者

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楊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兖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為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為叅軍卒又唐新語云長

壽中滎陽鄭蜀賓詩知名年老甫授一尉之官未幾卒

二事甚類

右初盛間窮而間有達者

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寧昌齡李館陶鄭廣文虔元魯山德秀蕭功曹穎士張長史旭獨孤常州及崔比部梁補闕肅韋蘇州應物

右載唐詩紀事崔比部李館陶不列名按是時詩文有重望而不甚顯者崔則崔顥崔曙李則李翰李華舍四

人外無赫稱必居二於此

明皇雜録云天寶末劉希夷王泠然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眘虛崔曙杜甫雖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右二條盛唐詩人窮者李杜古今流落之魁然置諸人中覺猶為顯達也一笑

丹陽集云潤州延陵有包融儲光羲曲阿有丁仙芝繅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

張彥雄張朝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促武進尉申堂搆十八人皆有詩名

右亦多盛唐間人吳楊所產也殷氏敘其履歷但一二稍顯自餘布衣冗秩旁午篇中豈此方當時遂無貴且文者耶

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湋夏侯審李端號大歷十才子綸戶部郎中起考功郎中發都官員外峒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宦俱不甚顯獨中孚侍郎翃知制誥差著而端竟終杭州司馬時秦系劉方平布衣顧況司戶于鵠從事張南史叅軍厄尤甚焉

右中唐詩人之窮者嗣是權武裴元韓白諸公驟顯元和遂以中興繼之郊寒島髭籍盲仝枉二李賀觀歐陽並夭其窮益又甚矣

劇談録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有名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庥来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鈴宋耘沈駕周繇以詞賦顯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著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暉以古風名皆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内與虛薄竊聯名級者殆不可同年語矣

右晚唐詩人窮者如此其衆又過於前然司馬羅隱輩

尚不止是今製作多不傳徒空名寄於簡冊雖頗勝當時華要亦可悲也

唐舉子不中第者語林劇談所紀外又有來鵬宋濟嚴惲王璘李洞胡曾張祜江為盧汪孫定許琯琯後為羽流

歐陽澥李山甫司馬禮等大率皆晩唐而盛唐則老杜以不第獻賦其他孟浩然等雖布衣然非舉子也諸人生不成名今紀載又將沒沒余惜而詳著之

王弇州嘗為文章九命之説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唐詩人稍加訂定録後

一貧困杜甫浣花鬻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爇薪照字垢衣生蘚王季友賣履自給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隣里賈島嘆鬢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二嫌忌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張祜元白並沮其進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三玷缺四傑輕浮

沈宋險獪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儲光羲李華陷身逆虜柳宗元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狂王秦系出妻獲謗崔顥數棄伉儷元稹改節負援李德裕樹黨掊擊李益感恩藩鎮四偃蹇四傑內盈川佳至令長李杜論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幾為記室沈千運窮老五十年以死王昌齡詩名滿世棲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得仁潘貢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

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挪揄路鬼憔悴波臣𤟤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

五流貶流徙則李義府鄭世翼盧藏用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貶削則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温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温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六刑辱杜審言為州僚搆

繫賴孝子得仲温庭筠被邏卒毆縛訴鎮帥不理劉長卿李太白吳武陵並先就刑囚繫赴貶所王無競李邕盧崇道俱身受刺杖然後殞亡七夭折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李賀二十六王勃二十九八無終張謐古劉禕之李福業王劇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以冤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為宋齊丘以法駱賓王張巡顏真卿温庭皓周朴孫晟以義王無競劉希夷以讎薛能皮

日休以亂盧照鄰以水伊璠以猛獸九無後楊炯絕後葬兄弟手宋之問有文哀之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為俗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居易一侄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崔珏張又新皆有二子而崔子並見法張子並沒于水

弇州云古人謂詩能窮人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推琢幾於伐性之斧

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兎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慨

唐音癸籖卷二十八

唐音癸籤卷二十九

明　胡震亨　撰

談叢五

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資解頤多矣其間出自傅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爰摘一二左方餘可槩云

靈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舉義者不死快信之雖然非實也此無論駱之亢有與宋往還詩宋之亦有

敘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面孔宋文載文苑英華祭文類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拗澁那得宋句在內好事者第偷取駱集冒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戎昱為京兆尹李鑾所知欲妻以女嫌姓僻令改不可而止後憲宗嘗舉其和親詩而忘其人顧左右是姓名稍僻者左右舉昱對帝頷之昱姓固僻然其上崔中丞詩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擬殺身求知激切之辭與改姓事無涉也范攄欲傅合為一并易詩中移性為

移姓使昱一生作詩下一嫌字不得不大苦乎 高駢對光武臣

受性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見范史

說者謂王建作宮詞為王守澄所持獻詩末句有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懼而止今觀詩全篇並叙樞密内庭恩寵秘密事故以是結之益致豔詫意言非自向人說人那得知耳此豈挾制語哉唐時詩人於宮禁事皆儘說無忌楊阿環孟才人尚入篇詠建詞有何嫌必制人以自全也

李涉井欄砂贈詩一事或有之至此盜歸而改行八十歲後遇李彚征自署姓名為韋思明備誦涉他詩瀝酒酹涉則雲溪友議所添蛇足也唐人好為小說或空造其事而全無影響或影借其事而更加緣飾即黄巢尚予一禪師號為偽造一詩實之況此小小夜刼乎

小說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温庭筠庭筠誚其出莊子不知綯怒之卒不登第庭筠詩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謂此考庭筠詩原為哭亡友作云終知此恨

難消遣韋負南華第二篇嘆已不能齊物如莊周之忘哀也溫之嘗誚令狐相未必虛而此詩則何嘗為令狐發也耶

有云曹唐寓江陵寺亭沼間得句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見素裳女子步詠前句追訊之遽没數日唐殂考此乃唐劉阮遊仙詩洞裏有天云云元不説水底人改之以就所云池沼者詩讖故有之然卒然自出胸臆故驗可須人點竄代為之歟

唐詩人名誤者王績藝文志誤作勣紀事又誤以為有此兩人皆非是

盧鴻一新唐書本傳去一字單名鴻誤

賀朝萬齊融賀萬姓也舊唐書以賀名朝萬而分齊融為姓名誤今從梁肅越州開元寺碑李華潤州鶴林寺碑改正

張祜之祜人多作祐字者小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荅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不名祐可知矣

喻凫喻坦之兩人也品彙爵里考以坦之即凫之字混為一人今考宋陳直齋書錄各有其集文苑英華兩人詩亦分載調各不同而謝皐羽睦州詩派載新定之以詩鳴於唐者二人實並列焉尤文獻在本鄉足據者也

李白蜀人非今山東人也山東李白之說出於杜詩云山東者乃當時關東海稱戰國策頓弱語秦始皇山東戰國有六意白時正寓關東故耳舊史傳白不書郡望援杜句直書為山東人史例之變然實非以其嘗家任城而云山東也齊

魯之稱山東自元始於唐此地尚隸河南未有今山東稱今東省通志據杜詩徑收白為山東人而蜀楊用修起爭之以白嘗自比謝安稱東山李白并欲改杜詩之山東為東山用概絕東省借白之疑端抑知白東山山東兩稱原各不相蒙者乎

韋應物正史無傳賴國史補數語足存其生平為人及官閥之概當時仕只蘇州刺史而止未嘗又別為他官沈明逺為補傳較國史尤詳備而刺蘇而後復有江淮

鹽鐵轉運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一銜則采自劉禹錫舉自代狀其搜補亦云勤矣今考白樂天集有書與元稹論應物云其詩身後人始知貴此書作元和中而劉之狀稱太和六年則應物殁已久矣當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蘇州正不藉卿銜重何庸誣之

唐中葉僧道内殿供奉竝有法號之賜至末季濫觴極矣偶檢得杜光庭釋貫休兩頭銜録之以資一噱

杜光庭銜　唐引駕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光禄大

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崇真館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郡蔡國公弘教大師金門羽客文章應制內殿供奉三教談論廣成先生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六百戶賜紫某出道藏

貫休銜　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玄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某畫苑

靈澈一遊都下飛語被貶廣宣兩入紅樓得罪譴歸貫

休在荆州幕為成汭遞放黔中修睦赴偽吴之辟與朱瑾同及於禍齊已附明宗東宫談詩與宫僚高輦善東宫敗幾不保首領畢竟詩為敎乘中外學向把茅底隻影苦吟猶恐為梵網所未許可挾之涉世同俗人俱盡乎

唐名緇大抵附青雲士始有聞後或賜紫參講禁近階縁可憑青雲士亦復借以自梯如陸希聲韋昭度以澈詈兩師登庸尤其可駭異者君子於此嗟世變已

從來羽士解化未有不以為得仙者其詩亦往往非真如真仙通鑑所載李昇與元白共飲詩雲房先生傳亦有之黃損得仙歸所題詩門前鑑湖云云即賀季真詩蓋皆好事者所綴合也嘗疑許遜晉人至唐顯呂巖唐人至宋顯定屬偽托顧舉世信之不能奪耳

女子能詩者有矣惟宋尚宮姊妹五人為異下此威光衷三人亦所罕覯恨失其姓尚宮宋之問後裔也見雲溪友議陸暢催粧詩一則內又如吉中孚張氏孟昌期

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李拯盧氏並作合有緣無慚對撰尤為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豔雅副韻藻否耳為一笑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組始於漢顏真卿輿畫公諸人有擬

兩頭纖纖漢人有兩頭纖纖月初生古辭唐王建有擬建又有擬古謎一東一西隴頭頭水亦兩頭纖纖之類

盤中詩始漢蘇伯玉妻寄夫詩寫從中央周四角屈曲成文名盤中至竇滔妻蘇氏並衍為璿璣圖天寶二載范陽盧母王氏撰迴文詩八百十二字字數與璿璣圖同又會昌中有張晙為邊將不歸妻侯氏作詩繡作龜形寫意上之朝乞夫歸皆盤中之類

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始漢

孔融唐權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

廻文 晉傅咸有廻文反覆詩溫嶠有廻文虛言詩唐人劉賓客及皮陸倡和並有廻文詩

集句 亦始傅咸昭宗時有同谷子者集五子之歌識時政

風人詩 此與藁砧體不同藁砧語如隱謎理資竇解此則以前句比興引喻後句即覆言以證之或取諸物如子夜歌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或取之同音如懊儂歌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微旨所寄無假猜推而知唐人以其近于詩之南箕北斗可備采風故命為風人詩張祜皮陸為多

廻波詞 其詞先以廻波二言引端三句六言始則天朝盛于中宗時佞者歌以丐寵而忠者亦做以寓規焉

大言小言了語不了語 宋玉有大言小言賦晉人倣之為了語危語唐顏真卿有大言小言雅裕之有了語不了語真卿又有樂語饞語滑語醉語諸聯句晝公更有暗思遠意樂意恨意亦此類也

縣名州名藥名古

人名四氣四色字謎等類縣名起齊竟陵王子良州名起梁范雲唐皮陸有縣名離合詩藥名起齊王融及梁簡文唐張籍皮陸有藥名離合詩古人名詩未詳起于何人唐權德輿及皮陸並有古人名詩四氣亦起王融范雲唐雍裕之有四氣四色等詩字謎起鮑照井字等謎唐蘇頲有尹字謎李太白有許雲封謎

又有故犯聲病全篇字皆平聲皆側聲者又一句全平一句全側者全篇雙聲全篇疊韻者律詩有側句并用韻故犯鶴膝者縷舉不盡皮陸有全篇平側詩溫庭筠與皮陸又並有全篇疊韻詩王融園衡炷紅藹湖荇爗黃華梁武帝後牖有朽柳侍臣和云梁王長康强此純用疊音詩也杜子美畢枝低結子接葉暗藏鶯白樂天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此間用疊音隨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者

也純用涉于戲間用更于篇法中增一巧詩料入二老神爐中頑鐵無不成金耳上下雙用韻章碣東南路盡一律正韻押天船眠邊上四句又押畔岸看算此正八病中之鶴膝章自號為變體詩云

以上竝體同俳諧然猶未至俚鄙之甚也其最俚鄙者有賀知章之輕薄祖詠之渾語賀蘭廣鄭涉之詠字蕭昕之寓言李紓之隱語張著之機警李舟張彧之歇後姚峴之諧語影帶李直方獨孤申叔曹著之題目黎瓘之翻韻見國史補及雲溪友議諸書皆古來滑稽餘派欲廢之不得者

韻牒始段成式段押句好押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僻者書竹簡稱為韻牒又有遞聯細班竹為之以白金鎖首如茶挾形分客以免互送之煩令韻牌之類是也

詩箋始薛濤濤好製小詩惜紙幅長賸命匠狹小為之時謂便因行用其箋染潢作十種色故詩家有十樣蠻箋之語

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白有詩云為向兩川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或問詩板始何時余曰名賢題咏人愛重為設板如道林寺宋杜兩公詩初只題壁後却易為板是也又問今名勝處少有宋杜句而此物正不少柰何余曰亦有故事劉禹錫過巫山廟去詩板千留其四薛能蜀路飛泉亭去詩板百留其一有此辣手會見清楚在

唐音癸籤卷二十九